

无限之生中的 偶遇

张香华◎著

古吴轩出版社

无限之生中的
偶遇

张香华
著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限之生中的偶遇 / 张香华著.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6.11

ISBN 7-80733-098-8

I. 无… II. 张…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4334 号

责任编辑: 缪伟民

装帧设计: 陆月星

责任印刷: 何 洁

书 名: 无限之生中的偶遇

著 者: 张香华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Http://www.srbs.net/gwx](http://www.srbs.net/gwx)

E-mail: gwxc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733-098-8/G·364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张香华 获旧金山国际桂冠荣銜。

作品被译成英、德、日、韩、阿拉伯、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多种文字。足迹遍及东南亚、中东、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等地。被誉为“丝”一般的诗人，是一位出色的诗的使者和朗诵者。目前为台北交通电台“诗”节目的主持人。



1980

吴耀中 作

目 录

别把她钉住,像只标本(代编者序) / 1

编者与作者的对话:听猫说(序二) / 4

谈笑有鸿儒

谁还跟自己的丈夫睡觉? / 16

你这样回答吗? / 26

在人的基础上 / 38

八仙过海谈新诗 / 48

变调的诗族 / 59

做梦也在自己的天地里 / 63

不想成为柏杨的影子 / 66

为了尊严,让我们一起思考 / 70

爱,是人类最厉害的武器 / 74

结婚与不结婚之间 / 78

海上生明月:菲华“华人文化”认同座谈 / 88

落英缤纷

暮春杜城,深秋布拉格 / 98

风中的奔跑 / 105

- 约旦河畔 / 110
- 青春还乡 / 112
- 泪滴 / 114
- 无限之生中的偶遇,无限之生中的永别 / 116
- 阮若打开心内的门窗 / 119
- 妻子们 / 123
- 女人,你叫什么名字? / 126
- 星月少年的烦恼 / 129
- 苏珊,邻家的女孩 / 132
- 我家的饮食文化是零 / 135
- 幸福人生 / 137
- 为心灵解码 / 140
- 初吻,像叶子坠地,轻轻一触 / 142

行过水湄听水声

- 半晌 / 152
- 白鸽 / 154
- 回信 / 155
- 如果天下没有人读诗 / 156
- 血色的告白 / 158
- 走山 / 159
- 和海对话 / 161
- 非洲之旅 4 题——一环 / 162
- 非洲之旅 4 题——河马思维 / 163
- 非洲之旅 4 题——野生动物园 / 165
- 非洲之旅 4 题——鳄鱼造形 / 166
- 待雪 / 167
- 音乐情人 / 169

夏至 / 171
神谕的梦 / 172
起风的季节 / 174
莫妮卡 / 175
途遇 / 177
雪花,落在屋里 / 179
鸟声里,有鸟飞出去 / 181
椅子 / 183
无底的浊流 / 185
云说 / 187
饮水 / 188
黄蝶 / 191
诠释 / 193
过黎刹英雄馆 / 195
摸不到星星了 / 199
绿眼 / 200
蝶与蝉 / 201
拨错电话 / 202
热海闻歌 / 204
燃烧的星 / 206
人生和棋 / 208
四像 / 209
午后的垂钓 / 211
秋刀鱼的话 / 213
雾夜偶思 / 216
洒在脸上的阳光 / 217
荷 / 218
昙花 / 219

黑猫·白猫 / 220

原野上的星光

把梦剪小折平 / 222

诗的人间四月天 / 224

交错的蹊径 / 229

快改行,去做诗人 / 233

密密的雨,落在草原上 / 237

别把我束成一捆:日本现代诗追踪(一) / 242

别把我束成一捆:日本现代诗追踪(二) / 247

别把我束成一捆:日本现代诗追踪(三) / 252

诗的幽默剧 / 268

后山 / 271

古早的记忆 / 275

西夏文字 / 278

数字之死 / 282

走向海洋 / 285

没有人走的路 / 289

一切生命都长出翅膀 / 293

诗的声音 / 298

老人的诗 / 300

不凋的花 / 305

从西西的诗看香港诗人的后现代精神 / 308

别把她钉住，像只标本(代编者序)

赵 琨

结识香华，乃至客串她的编辑，纯属一段老天丢下来的缘分。

去年春天，一个分身乏术的朋友将我临时拉去，为到南京做新书签售的香华做一天陪同。那时我正在南京大学读博士，对香华的概念仅限于，“女诗人，柏杨的妻子”。心下琢磨，这两个身分兼于一身会是个什么样子。

玄武湖一游，谜底揭开了一大半。

香华戴着顶三月南京基本绝迹的红彤彤的绒线帽，裹着圆滚滚的羽绒服，一路叫冷。祖国太辽阔了，她从东南隅遥遥北上，可不冷死她了。但她的笑声却热火朝天，叮叮当当，也不知惊了多少南京的鸟，漾得水波让人眼晕。那阵子，南京的梅开得正欢。香华会时不时兜到小路上，去比较与台北梅花的不同。一会儿又鼓动我犯错误，说什么不如在这园子里多玩些时候，下午的签售不去了吧，就说我们走失了。那神情颇像在策划逃学的小学生。可她已是小学生的外婆了！竟奏出这般狂想曲。幸亏我警惕，决不纵容。后来才知道，香华虽然爱好狂想，但在大事上是很智性的。这就难怪，那一个清静的上午，在她，像中了彩似的。

她是快乐得过了头了。没到天黑，就天真地说，你来编我的书好不好。她果然上了当。像她这样快速行动的一个人，书稿竟烂在我手里达一年之久。这次冲动足可见她的率性，随性，性情中人的一面。

她的糊涂，或者说说得文雅一点，诗人性情，在生活里也是遍地开花。她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自称寻找“爱”、“美”和“光”，惟恐人家不爱诗文爱广告，连台北的出租司机问她信什么教，她都敢回答，信



仰诗！弄得人家哭笑不得。罢了，这还都是小事，就因以诗为媒，她在巴尔干半岛烽火连天之时还穿梭流连，乐而忘返呢。十多年来，她就这样不顾深浅地趟过一片好大的幅员，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日本、塞尔维亚、土耳其、巴勒斯坦、以色列、美国、英国……最离奇的是，她划出如此广大的半径，既不为经营生意，也不是履行行政使命，她的行动圆心竟是最不卖座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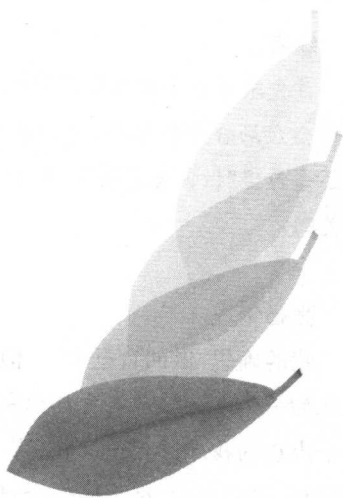
幸好，诗性十足的香华又是野性的。野性使她不至于有象牙塔的呆气，倒是有一股猫一般多变的黠气。要是有人来框她，她一定想法子纵身跳出来。就像一只自由的猫，永远踏着自己的舞步，虽然也会柔柔地喵喵，骨子里却是自己的主人，连老虎也得对她称师。柏杨当年一见她就将她比猫，厉害，厉害。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个多面善变的女人。她是老师。她是电台主持。她是诗人。她是柏杨著作经纪人。她是母亲。她是独行女侠。她是手忙脚乱的主妇，地理概念不清的家庭司机……她是复杂经验的纠合。她翻译过的一位日本诗人的诗句，倒是能够说出她自己：

别把我钉住
像标本箱中的昆虫一般
或是高原寄来的风景明信片
别把我钉住
我振翅不停地探索天空的宽度
眼睛无法看见的翅膀的声音

这本书里，有旧作，也有新章，有妙趣横生的采访、座谈、未发表的新诗，值得怀念的旧诗，游走四方的随笔，关于诗的感悟……它是香华第一部五色杂陈之作，虽不拘一体，却最能见出她的彩翅翻飞。

当然啦，飞来飞去，有时候也会迷糊的。于是她说，来帮我吧，我要找到自己。于是我们正儿八经地地形而上了一回。于是就有了下面一番对话，就算这篇序的续。



编者与作者的对话:听猫说(序二)

编者:

说实在的,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说很多话,这些话却极少关涉自己的内心。我想很多读者和我一样,对作为作家的您的内心世界充满好奇。不如今天就由我来代读者发问吧?

4

张香华:

最近我刚完成一本为我们家宠物猫熊熊写的书,我以熊熊的语气来看人间。它开头就说:我的内心世界……我当然也愿意接受你替读者探索我的内心世界。

编者:

首先来说一个常见的问题吧。常常听到一些外向事务型的人说,我在公众场合是这样子,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我,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做回自己去”。您也这样想过吗?写作,与达到这个愿望有关吗?

张香华:

我的确想“做回自己去”。但,生命是这样的纠缠,理不清,而且,我认为一个人在公众场合和私底下的言行作为,很难一分为二,说哪一个内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哪一个外表的我不是真正的我。人,不同面相,多多少少,都是同一个自我的多元实现,只是流露的深浅、多寡的比例有所不同而已。写作,和外在环境的要求,也不容易完全

脱离关系,譬如:主题、篇幅往往要配合邀稿者的要求,不是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作决定的。但,比起日常生活的处理,写作毕竟深入内心得多。

我这么珍惜“诗”这种文体,大概和完全自己做主有关。今天是个遗忘的时代,失去历史的背景,抹掉情感的烙印,不断追求颠覆,都使我们活得应接不暇。短线操纵,功利取向是我们生活的主轴。诗,却是我们心灵沉淀下来,最让我们灵魂颤动的形式。通过写诗,我希望多做这一面的自己。

编者: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作者与他的写作总是互相描述的。您多年来的写作,是否也在明确地建构着“自我”?这种建构方式,与其它方式会有什么不同?

5

张香华:

我是借写作来建构自我的人,语言和思想是我表达的工具。但,生活中,车水马龙的日常生活对话、处理事务的思考逻辑,和深一层次的语言表达、思维建构,非常不同。写作更需要筛选和凝聚。生活中的语言有诉求对象,需要双向沟通的时候多,以期达到充分交换意见、传递讯息的目的。写作却是自己挑选题材,自己决定内容的取舍,如何剪裁,如何组织,以及选择表达的方式,去芜存菁才能完成。

我觉得我的生活的内容,不停在调整,好像在湍急的河流中渡船,要掌稳舵,很不容易,常使我自己觉得“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在这些变动的过程中,能坚持执着,不让步妥协,始终追求爱、美和光,并不容易。但生活的内容,毕竟要和大环境配合。我好像还没有完全独立而成熟地画出自己生命的轮廓,举个例子来说:我写感性的诗歌天地,也写文化讯息,写我对文化的定位,甚至讨论社会死刑存废与否之类硬性的题材,杂七杂八。渐渐我有一种自我选择的需要,我模糊知道自己的方向,还有待努力,建构那个“自我”使自己往深处

探索。

文字可以清晰地把以往人生不同历程的面相,映照出来,如怎样对准焦点,咔嚓一下,按下快门,就是我的写作。对我而言,写诗,更是一项面对自我的严格考验,我是为自己定下这门功课的。

说实在话,别的方式自我建构,我还没有足够经验来谈,我只是感到自己和诗,真是直面相迎。生命中需要转弯抹角、需要包装的场景太多了。现实生活中,许多时候,直面相迎不但伤人,甚至误己。

诗的艺术性,使我有一种自我清醒的对话机会,我认为自我建构的基本功。

编者:

6

作为柏杨的妻子,不能不说,这个身分多少总是会影响到他人对您的认知。这个派定的角色,是否会在精神层面上影响您的写作走向呢?它与您希望通过写作去完成的“自我”一致吗?

张香华:

别人对我的认知,并不是我的第一位的思考。我写作的走向,是无定向、是矛盾、抵触的,也可以说是丰富的、多元的。除了写诗之外,我一切随缘。所以文体复杂,有我采访别人,也有被人采访,有旅游,有小品,有文评、画评。不过在主题上,诗,一直是我内心能量最大的磁场,也是一个灵媒。所以文体尽管复杂,主题却往往绕着诗发展。我曾经说过,生活中事事可以入诗,也许写出来的,不一定是格式上的诗,可以是散文式的诗。生活又何尝不是诗呢?

我正在整合自己,可是,我认为做一个人,尤其是公众人物的妻子,需要多一份妥协的精神。这个思考肯定会影响我写作的方向,我不晓得这个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也许读者才能告诉我吧!

编者:

有些作家说,我写作,只为自己。写作首先并且最主要的,是自己

的一种存在方式。您呢,为什么而写作?

张香华:

对我来说,写诗是完全为了实践自己。别的文体,可以是一种响应、实验、锻炼,甚至因为写作的完成,会产生一种成就感,好比戴了一枚耀眼的徽章在胸前。

“为了实践自己”写作意义的进一步说明是:从日常鸡零狗碎的生活琐事中沉静下来,我需要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我对周遭人、事、物接收的角度,做出内心世界的自我响应。生活中,我不能无条件全盘吐纳。在我接收(吸纳)的过程中,有筛选、有过滤;在我的吐出中,有再生,也有转化。写作,是后二者。因为,如果没有再生与转化的能力,我会认为生命太混沌、太混浊、也太浪费了。就好像环境被污染一样,我们吸收的岂能只是废气,和没有营养、甚至是毒害一样的东西?人,如果没有创造力,受支配、受困厄就是必然的。我的灵魂多么渴望自由、自主。所以,我写作。

7

编者:

那么,自由的写作,会不会考虑商业化的问题呢?会为此而调整写作吗?

张香华:

我真希望我能写出符合商业利益,而又能写出自己内心世界的作品。可是到目前,我这方面的能力似乎不足。我正在学习调整自己,以免每次碰到出版社的老板,都要满怀感恩,不然的话,就只好掉头,绕道而行,因为真怕我的作品滞销,他会给我难看的脸色。

也许有一个心理因素,阻碍了我考量符合商业利益:我常常觉得消费文化、市场经济的社会,商业利益架构在行销、炒作、广告、宣传、包装……上的功夫,往往比实质内容要花样百出,甚至无中生有。我的价值定位是精英文化;我的使命是使平凡的普通大众往上提升;我

În românește de Marin SORESCU

Patru poeme

Autore a citorva volume de versuri și a unor cărți de esuri, Chang Shiang-hua e o voce lirică distinctă în peisajul poeziei contemporane de limbă chineză. Născută în Hong Kong și trăind în Taiwan, a călătorit în Statele Unite, îndelung parte, în 1984, la faimosul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al Universității din Iowa City. Cum și eu am trecut pe acolo, cu un deceniu mai înainte, am fost sensibil la evocările pline de culoare și ascultare lirică înfățișate în cartea dedicată acestui moment. (Pe care o am în față, în traducere engleză.) Paul Engle și Hua-ling, mentori programului scriitoricesc, au rămas și pentru mine repere, minime care nu se pot uita. Poemele doamnei Chang Shiang-hua sunt caracterizate prin emoția reținută, grația curvențelor și, în general, atmosfera care le învelise, în crearea cărora găsim ceva din arta și rafinamentul auzii literaturii pe care o regăsim.

de Chang Shiang-hua · Taiwan



Un lung timp de demult.

În fața culorii cu focul pe vatră
Băieți și fete cu palcoane, cizme și cicăluite
roși traxtate
Pereții se zborogiu-n zăpadă.
E ca o scenă din acei ieri ai nostru,
Înainte de-a se instala cu totul
Acerșă vârstă de mijloc.

Azi, sală îndalstră, ascultând în lăunse
Suașul fulgilor lovind ucul fetei
Auzim de undeva și mai de departe
un alt sunet.
Băieți și fete, într-un peisaj triotric,
Cicălmite-se de mesagerul Timpului.

Nu te pot alinta
Lui Paul Engle

Clăd erai copil, nu te-am putut alinta,
N-aveai decât o mână pe lume și ea te subia cel mai

Mica sămânță

8 的美学理念,与其说是教化的,不如说是艺术的;我的语言锻炼就很难发展出通俗化来。我曾经看过民间艺人赵本山的表演,我非常钦羡他的才能。在家中,有一个柏杨也擅长用嬉笑怒骂的杂文,深入社会,大量写作。而我自己,到目前为止,好像不想从自己的格局走出,或者,我怀疑根本没有破格发展的必要,我就做我自己。文学创作岂不像所有的艺术创作一样,崇尚多元而个别性,这本来就符合生物世界的多样性。我偷偷的自忖自己是金字塔上最高的一块顶尖呢!哈。

编者:

别看您站在那块顶尖上笑,写作中也有痛苦的事吧?

张香华:

时间的紧迫,让我紧张;主题的探讨,令我觉得自己狭窄肤浅;文笔的运用,不够精神饱满,甚至于迟滞;内容的掌握,不能随心所欲、吞吐自如;也许由于客观上的因素,有所顾忌;也许由于文笔的功力,不足以收放自如,都令我不安。更可怕的是,交稿期限已到,草草交卷,事后作品发表出来,悔之莫及……这都会让我痛苦莫名。写出来媚俗的作品,和读完书发现是一部媚俗作品,同样令我痛苦。